

长篇小说

女银行家

颜廷芳 王之春/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女银行家



颜廷芳 王之春 / 著

女 银 行 家
NÜYINHANGJIA

著 作 者：颜廷芳 王之春

责任编辑：洪 钧

责任校对：晓 云

封面设计：耿志远

出 版 者：春风文艺出版社

邮 编：110001

地 址：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电 话：3864927

印 刷 者：凌源市印刷厂

地 址：凌源市朝阳路西段 6 号

发 行 者：春风文艺出版社

字 数：400,000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6 $\frac{1}{8}$

印 数：1 - 10,000

版 次：199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5313 - 1710 - 9/I·1499

定价：26.00 元



作者简介

颜廷芳，1933年生于辽宁省辽中县社甲屯村的一个贫农家庭里，幼年求学困难，到邻村一个小学读书。其后就读于一个半公半私塾性的学校。参加革命后，由组织选送到中学学习，后又送进大学学习。毕业于中央财经学院。

少年时代参加了革命，当过儿童团长，村、区干部，建国后从1950年开始从事经济、金融工作至今。

历任人民银行办事员、科员、股长，副行长、行长，县计划经济委员会主任，省人民银行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巡视员（副厅局级）。曾在各种报刊上发表过近百篇经济、金融和廉政建设方面的论文和报告文学，写过《金色丁香》等十几部电视文学剧本，业余导演过《春风吹到诺敏河》等十几部话剧。现为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辽宁分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辽宁分会会员。



作者简介

王之春，1951年出生，中共党员。一九七〇年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英语专业毕业。七十年代末转入地方工作。相继取得了自学考试党政干部管理、经济管理、金融三个专业的四个学历。先后在沈阳农学院（现沈阳农业大学）、辽宁省金融研究所从事外语电化教学、编辑及金融理论研究工作。发表专业论文、译文八十余篇，与他人合作编著金融书籍十多部，参加三部电视连续剧剧本的创作。

序

项 冶

顾廷芳、王之春的长篇小说《女银行家》写的是金融领域在70年代初到90年代初的转型时期，写了与金融事业发生各种关系的四十多个人物。含量是丰富的，认识功能是显著的，是很值得一读的。

《女银行家》以70年代初期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的男女青年为主要线索，通过他们互相间和他们与社会各层面人物发生的复杂关系，通过他们对生活的不同态度和工作上生活上爱情婚姻上的不同遭遇，通过不同价值观道德观的冲突，通过正义与邪恶的斗争，向我们展示了“文革”时期、改革开放后计划经济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变时期复杂缤纷的生活画卷。

随着六位青年毕业后工作岗位和肩负责任的变化，小说从基层银行、市银行写到省行。与银行发生关系的企业也从中小型写到大型，又写了个体企业。小说反映了建立正常工作程序与“文革”的否定一切越乱越好的矛盾；反映了粉碎四人帮结束十年动乱后恢复生产时诸多问题的解决；反映了向市场经济开始转型时由于新的体制法规尚不完善，金融战线如何堵塞漏洞，如何揭露和制裁破坏经济秩序、侵吞国有资产、贪污腐化、走私贩毒等丑恶现象和犯罪活动。这些矛盾和斗争集中地表现了70年代初到90年代初金融战线的特征。小说揭示了几十个人物在这一时期矛盾斗争中的不同态度。有的怀着建设祖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思想感情，走在时代的前面，坚持改革方向，同一切损公肥私、破坏金融秩序以至贪污行賄走私贩毒等违法犯罪行为进行

坚决斗争。有的热爱自己的职业，有很强的敬业精神，在各自岗位上做出贡献，并且能够关心他人帮助他人。有的人则做出一些成绩，目空一切，贪图享乐，害人害己。

袁冬梅是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她原是学校里品学兼优的学生，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受到不公正待遇。毕业后被分配到条件差的基层，而且不断受到打着造反旗号的坏分子的骚扰。但她不气馁，不退缩，在领导和群众的帮助下，努力扭转混乱的局面，帮助由于少数打砸抢分子捣乱而生产停滞的企业，揭露坏人，最后终于使挂着先进企业家改革家幌子走私贩毒竟至杀人越货的“文革”中犯罪分子现了原形。70年代初就干扰建立工作制度、破坏企业正常生产、搅乱金融秩序的一伙人，到改革开放时期又大肆进行罪恶活动，竟至结成团伙，用栽赃陷害、绑架、制造车祸来达到罪恶目的。就是这么一伙人一贯打击迫害袁冬梅和一切正直的人们，破坏社会的安定。他们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改变花样，手段越发阴险毒辣，造成的后果也更加严重。袁冬梅始终坚持同这一伙坏人进行斗争，在领导、同事和朋友的帮助下，争取了群众，一次次脱离险境，挫败坏人。她自己经受了锻炼，也增长了才干。这期间，她也遇到过朋友和亲人的误解，遇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挫折，但她毫不动摇。

书中对郑耀先的塑造也很有意义。插队时他为了回城上大学抛弃了同他订了终身并已怀孕的纯真的农村姑娘。知青下乡时与袁冬梅一度成为恋人，却为了向上爬积极参与对袁冬梅的“揭发批判”。与吴芯结婚后又和更年轻的女人鬼混。工作上也是投机钻营，有一点成绩便要大量索取，随之而来的是腐化堕落，成为一小撮坏人的同伙。失败的教训是惨重的，只能以毁了自己而告终。

对于从毕业到工作岗位历经多种矛盾的六位同学的下一代，也给予了相当的笔墨进行了颇为细致的描写。被郑耀先抛弃的农村姑娘严小兰，历尽艰辛把儿子严冬抚养成人。郑耀先不肯公开

承认自己的亲生儿子，却又要哄骗小兰母子。长期的艰难坎坷，使严冬的性格既刚毅又孤独和自恃，几乎被坏人利用而走向犯罪。另一个生活道路更加坎坷的女青年杨静，在身处逆境被恶势力包围下勇敢地生活下去，对严冬的爱情始终不渝，最后终于有了圆满幸福的结局。书中对严冬杨静等下一代人的描叙颇为别致，新一代人碰到的困难与袁冬梅等上一代人不同，有传奇色彩，时代的特征也较为鲜明。

小说时间跨度大，涉及面广，人物众多，内容较为庞杂，不容易对每个人物都给予相应的关照，难免有类型化或牵人就事之处。但其中主要人物如袁冬梅、郑耀先、吴芯、严小兰、严冬、杨静等，还是不乏光彩，较为可信动人，具有典型意义。为了充分表现70年初到90年代初转型时期的特征，小说情节是按时间推移和事件的发生发展顺序展开的，少有插叙倒叙，也没有什么心理描写，基本是通过人物的行为刻画人物，大体上是运用了我国传统的小说手法；再加语言朴实简明，毫无隐晦艰涩和故作高深之处，因此颇具可读性，适合一般读者的欣赏习惯。朴实无华是这部小说能吸引人读下去的主要特点，通篇好像在听一个人很投入地讲述切身经历，令人有真实感、亲切感。

这部四十多万字长篇小说《女银行家》的作者顾廷芳，从事银行工作近半个世纪，从银行办事员、科员、县银行行长到省银行副厅局级巡视员，年逾花甲并已离休的老同志。这位农民出身的新中国第一代银行家，在文学艺术创作上却是起步不久的业余作者。他从事创作并没有什么当大作家名作家的打算，他只是想把自己从事金融工作多年的生活经历写出来，把金融工作各个时期特别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克服各种困难做出贡献的先进人物写出来。八十年代，他开始以金融战线为背景从事电视剧写作。先后写出了长篇电视剧《银河春晓》（十六集）、中短篇电视剧《希望》、《股海风云》、《疯狂的堕落》、《没有硝烟的战场》等数部电视剧，并均投入拍摄，播出后收到了较好的效

果。这几部作品的文学剧本已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专集（书名《银河春晓》）。从1993年起，他又投入了小说创作。历经三年多时间和几次修改，克服了许多困难，克服了老年人长期写作在身体上的不适，终于完成了四十余万字的长篇《女银行家》。从1990年算起，五年多时间里颜迁芳在银行本职工作之余写了百万字的作品。这固然由于他有较深厚的生活基础、较高水平的认识能力和一定的文字功夫，但更由于他对事业的很强的责任心和坚持不懈的毅力。做为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同志、一个金融战线的老干部，能够像青年业余作者一样勤奋学习，十年如一日笔耕不懈，多么难能可贵！

小说的另一位作者王之春，生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是伴随着共和国的脚步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人，亲身经历了“文革”、知青上山下乡，改革开放等不同的历史时期。长期从事金融刊物的编辑和金融理论研究工作。全新的金融事业培养造就了一批新型银行家。作者因工作关系接触了众多的金融工作者，耳闻目睹了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也触摸到了他们的感情世界。在金融实践中，作者除了撰写了数十万字的专业论文和愈百万字的专业书籍外还搜集了大量的创作素材。加之，作者本人与小说中的人物是同时代的人，有着共同的人生经历，思想追求和生活感受。正是作者的这些社会经历和亲身实践，才赋予小说人物有血有肉的真情实感。

《女银行家》是作者的第一篇小说创作，又是长篇，不可能没有不足之处，但就其信息含量、题材意义、几个主要人物的塑造、白描式的手法、朴素流畅的语言和吸引人的可读性诸方面来衡量，可算是一部值得重视值得一读的力作，不仅对金融界是重要的，而且有普遍意义。

我不想对作品进行更具体的评论，相信读者看过之后会有更客观更公正的评论。这里还必须补充的两点是，第一，作者的创作过程也是他写作不断进步日臻成熟的过程。两年前，我粗略看

过《女银行家》的初稿，这次再看他们修改后即将付梓的大样，其进步的显著委实令人惊讶。颜廷芳虽然已年逾花甲，写作能力认识水平仍然出现了飞跃和超越自我，可见年老的人也还存在着很大潜力。问题在于能否勤奋学习，坚持不懈。第二，作者写作时并没有什么出奇制胜独领风骚的“雄心壮志”，因此也没有包袱，只是由于生活本身和事业心责任心的驱动，觉得应当怎么写就怎么写，对生活认识理解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程度，一片赤诚，其结果固然留下了结构上语言上若干遗憾，却收到了极其可贵的坦实与真诚的效果。我决不是在这里提倡不要技巧，不要创新，而是要说一点我的感想，想强调一下创作上坦实与真诚的重要。

廷芳是我的老朋友，对他的毅力和勤奋我是很佩服的，对于他写作上的坦实与真诚我是很赞同的。他让我为《女银行家》写一篇序言样的文字，我也像他写书一样，怎么想就怎么写，尽量坦实与真诚，也许会对读者读这本书时有一点帮助。

1997年2月9日

于一隅书屋

第一章

— 时令已近中秋，一列满载旅客的火车，呼啸着，奔驰着。路两侧的稻田里稻穗已经垂下了头，一片金黄，玉米已开始收割，田间一派忙碌景象。列车第八号车厢里，坐着冬梅、杨杰、韩松、郑耀先和吴芯，他们是从财院、戏院毕业后，各自回家休息了半个月，由省城分配到银州市工作的。他们是同学。理想的风帆，同窗的友谊，使他们虽然从中学走向不同的大学，然而，友谊的纽带还是把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是个不正常的年代。不正常年代的工作友谊与爱情会折射出不正常的色彩。这一切只有告诉生活的本身去调整，去化解了。冬梅在一旁看书，其余四位在打扑克。郑耀先最活跃，他喜笑颜开，边抓牌边说：“韩松，我们打了九把，你可当了六把娘娘啦，再当一把你可是七把了，三七开啦。”吴芯趁机偷了张牌，被韩松看见，韩松抓住她白嫩的小手说：“吴芯，你为什么偷牌？”她的小手被韩松的大手抓住，脸一下子红到脖子，显得腼腆而可爱，她央求着：“韩松，对不起，我认了，我这把当娘娘。”吴芯很不好意思地一边认帐一边道歉：“对不起，下不为例。”杨杰哈哈大笑：“我这个皇帝娶了你这样一位漂亮的明星做妃子，真是三生有幸。”吴芯调皮地打了杨杰一拳：“谁是你的妃子？杨兄，你真坏，你再也不老实，我就告诉魏姐，叫魏姐好好管管你。”杨杰继续笑着说：“哎，我说吴芯，这可是你主动要给我当妃子，可不是我主动，你要告诉你魏姐，她会吃你的醋的。”吴芯又用她的小手打杨杰，杨杰躲闪着。吴芯见说不过他，也打不疼他，就把口红拿出来往杨杰的脸上触了一下。杨杰没有提防，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在他脸上触了一下。他用手摸，结果抹成一片。这时，

郑耀先笑了，冬梅这位稳重的女性，看到杨杰的脸也微笑了。吴芯却不由捧腹大笑起来，周围的旅客也转过头来笑他。杨杰很不好意思，向冬梅要镜子。冬梅刚掏出镜子，吴芯一把抢下来：“不给他，冬梅。”吴芯说着提出条件：“杨兄，看了以后不准报复。”杨杰点头说：“保证不报复。”吴芯才将镜子递上。杨杰对镜子一看，已满脸是红了。他去洗漱间洗了脸回来，对吴芯说：“你等着，我非让你出一次洋相不可。”吴芯边笑边说：“现在不是提倡建立一片红彤彤的世界吗？你已经满堂红了，不是更好吗？”郑耀先笑道：“杨兄你就留着这片红吧！”韩松见周围旅客在看他们，便说：“别闹啦，别影响周围旅客。”他们继续打牌，待大家把牌抓完，杨杰向吴芯伸出手：“娘娘进贡吧。”吴芯调皮的一扭腰肢：“不给。只准你们州官放火，不准别人夜晚点灯。耀先还偷牌了呢。你为什么不抓住他？我偷了一张牌你就大惊小怪的。”韩松：“耀先偷牌我没看见，你看见为什么不检举，你还犯了包庇罪，应该多罚一次才对。”杨杰：“韩松说的太对了，快给皇帝进贡吧！”吴芯委屈地说：“反正你们四个都是财院的，欺负我这个戏院的，我才不给呢。”杨杰：“哎，你怎么不讲理，谁叫你偷牌？”吴芯：“我们也没有讲偷牌就得进贡啊！”冬梅碰了碰杨杰：“别闹了，人家都在看着我们呢！”杨杰向四周扫了一眼，说：“不进贡就不进贡呗，谁让我当皇帝了，人家妃子看不上咱就忍了吧，和为贵，忍为高嘛。”说着他打出了第一张牌。

“卢屯车站到了。”喇叭里传来播音员的声音。大家都挤着下车。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领着一个七、八岁的女孩，她慌慌张张地问乘务员：“同志，这是什么车站？”乘务员不理睬，她又问：“同志，这是什么车站？”乘务员很不耐烦：“你没有听广播吗？问什么？”就匆匆走开了。老太太很着急，她又问别人，大家都忙着下车，无暇回答。老太太哭了。冬梅见此情景，她马上站起来，扶着老太太问：“大娘，您在什么车站下车？”老太太说：“在卢屯下车。”冬梅忙说：“大娘，这就是卢屯车站，快下

车吧。”杨杰、韩松帮助老太太收拾东西，冬梅挽着老太太往车门走，边走边问，“大娘您到谁家去？有人接站吗？”老太太：“我去闺女家，闺女病了，女婿在外地工作，我来的时候没有告诉闺女，不会有人接。”她拿出一封信递给冬梅：“这是地址。”冬梅接过看了一下，就和韩松、杨杰忙领祖孙俩人下车。正好有一位十五六岁的小姑娘走过来，冬梅把信递上，请姑娘为老太太带路，小姑娘看完地址说：“正好和我住一条街，你放心吧，我一定送到。”“谢谢您啦，小妹妹。”开车铃声响了，冬梅转身上车。老太太领着孙女望着车上的冬梅，一直待车开走了，她流下了热泪，自言自语地说：“这是多么好的姑娘呀，还是社会主义好，好人多啊……”受托付的小姑娘见此情景，回头问老太太：“老奶奶，她是您的什么人？是闺女吗？为什么这样匆忙？”老太太对小姑娘说：“我们并不相识，是我下车时遇见的，多好的姑娘啊，看得出来你也是位好孩子，好人多呀。”小姑娘搀着老太太向出站口走去。

火车开出站台，车速慢慢加快。韩松对冬梅、杨杰说：“这位乘务员，服务态度太恶劣。”“是啊！难怪说雷锋叔叔不见了，你看他那张阶级斗争的面孔，哪像是为旅客服务。”杨杰快人快语：“中央批转铁道部的文件提出整顿路风，太对了。”冬梅看看眼前俩位正直的兄长，脸红红地说：“对呀，不能再这样乱下去了，民心思治啊，我看各行各业都应该整顿了，我们到工作岗位以后，一定要把本职工作做好，绝不能再这样乱下去。”韩松、杨杰点头赞成。说着他们向自己的座位走去，冬梅见旁边有个空座就坐下了。她拿起一张报纸看着。郑耀先喊：“冬梅，过来打扑克。”冬梅站起来说：“你们4人正好够手，我不想玩，想休息一下。”杨杰4人又打开了扑克。冬梅边看报纸边思索着：“韩松家在省城，中学时代，由于父母工作忙，他来祖母家就读，和我们是同学，这次分配工作了，他放弃省城的优越条件而主动要求到基层，到艰苦的地方，真使人佩服。他不像郑耀先，一提大批

判就非常积极，韩松是认认真真地读书，学到一些真本领的。感情这东西为什么这么折磨人啊，这么不好控制，难道说这就是爱情吗？我是真的爱上了他？在知青点时，虽然和郑耀先相处一段，但那是朦胧的，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感觉。对韩松，我是怎么了？

这边韩松、杨杰、郑耀先和吴芯扑克打的正欢，吴芯和郑耀先有些眉来眼去。韩松打着打着也陷入沉思之中，他脑海里闪现出冬梅刚才送祖孙俩下车的情景。他的心仿佛不能平静下来，他内心在呼唤：冬梅呀！冬梅，你不但容貌美，心灵更美，你真使我神往……他心里赞着冬梅，手中的牌可就出错了。吴芯高兴地说：“好，我就要你这张牌，我说韩松，你在想什么呢？这有小三、小二你不出，为什么出了尖子。”韩松不好意思：“我出错了，这把我当娘娘。”吴芯摇手不止：“不，不能只当娘娘，你一定要说说，你的心里想什么呢？”吴芯说着向冬梅坐着的方向努努嘴。郑耀先见吴芯把冬梅往韩松身上扯，他的心里很不是滋味，酸溜溜的，他想这个韩松，就凭你傻头傻脑的，能得到冬梅的爱？癞蛤蟆还想吃天鹅肉？

火车驶进银州车站。站台上已有 20 来个接站的人。在接站的人群当中，站着一位身着洁白连衣裙的青年妇女，足下是白袜，白色半高跟皮鞋，苗条的中等身材，面容姣艳，一双水汪汪的眼睛，一头漆黑的浓发。由于医生职业的原因，她本来就白嫩的皮肤，变得更加娇嫩，白中透粉，是一位美丽、端庄而文雅的东方女性。她就是魏欣，正在向列车车窗里张望。

车内冬梅已收拾完自己的东西，打开车窗向站台探视。她远远看见魏欣在张望，她情不自禁地喊：“魏姐，您好！”她向魏欣挥手，这时吴芯也从车窗伸出头来打着手式大声喊：“魏姐，我们在这里。”

站台上的魏欣也看见了，她高兴地向她们招手：“冬梅、吴芯，你们辛苦了。”列车已经停稳，她走到冬梅一行坐的车窗，

和另外两位银行接站的青年人一起，从车窗将行李接出来，放在站台上。吴芯第一个下车，冬梅也随后下来，俩人急步跑向魏欣，三位丽人拥抱在一起，都流出了热泪。接着杨杰、郑耀先、韩松等也下了车。一位青年人向韩松他们介绍：“这位是市银行办公室李主任。”韩松一行与李主任握手问好。杨杰转身对魏欣说：“你们女同胞就是这样，动不动就流泪，好了，这回我们都打回老家闹革命啦，谈话的日子多着呢。”说着大家提着行李向剪票口走去。剪票口，已有人举着牌子在迎接吴芯。牌子上写着：“银州电影厂欢迎吴芯同志。”吴芯见到牌子便走了过去，与迎接的人握手。郑耀先也被汽车发动机厂的人接上车。大家互道“再见”后，各自坐迎接的车奔赴新的工作岗位。

冬梅、韩松、杨杰、魏欣乘车来到招待所门前，司机停下车，大家帮助冬梅和韩松往下拿行李。招待所是一个小院，一座两层楼成了这里的主建筑。楼虽旧，但打扫得很洁净。他们走上二楼，韩松和冬梅各安排了一个单间。住下后，魏欣对冬梅和韩松说：“银行的车还在等着，这样吧，你们俩洗洗脸休息一下，我和杨杰先回去，晚间到我家吃饭，我已经告诉吴芯和耀先啦，五天前杨杰来接你们，我都准备好了，大家在一起聚一聚。”她又对银行的同志说：“李主任，晚饭你们就不要准备了。”“好，谢谢魏姐，可得喝好酒啊！”李主任爽快地说。“魏姐，你可要简单点，主要是大家在一起叙叙，你也够累的了。”冬梅关切地嘱咐。魏欣和杨杰走下楼，冬梅拉着她的手和韩松一直送他俩上车。

深夜十点钟，冬梅、吴芯、韩松、耀先四人从魏欣家吃完饭回到招待所，冬梅、吴芯喝的香槟酒，俩人的脸都有些微红，耀先有些醉意，走路歪歪斜斜。吴芯和耀先想住在这里，经与招待所商量，给吴芯安排一个单间，耀先就住在韩松的房间里。韩松听广播，耀先在床上躺着，他忽然起来，端起水杯喝了几口，就开门向冬梅的房间走去。到冬梅的门前，他敲了几下门，冬梅告

诉他：“我已经休息了，有事明天再说吧。”耀先无奈，他踌躇一下就向吴芯房间走去，到门前站了一会，敲门，吴芯已经洗漱完，正在化妆。她忙问：“谁呀？”“是我。”郑耀先答。吴芯化完妆对镜子看了看觉得很满意，方才走去开门。当她把门开开一看是郑耀先，忙说：“啊，是耀先，快请进。”耀先进屋，他见吴芯此时更美了，更俊俏，酥胸上两个馒头式的乳房，高高挺立，这情形使他心脏激烈地跳动。她甜甜地对他一笑，耀先有些控制不住了，借着酒劲，他不顾一切地扑向她，抱住她就吻起来。吴芯演过戏、扮过人家的妻子，但是她毕竟是个处女，不能轻易把身体给某个男人。一阵亲近之后，她推开郑耀先说：“冬梅他们还没有睡，你回去休息吧。”郑耀先哪里肯走，他抱着她，亲吻着，根本就没有走的意思。韩松见郑耀先十二点了还在吴芯房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他想起自己为救人受伤时，冬梅护理他的那份精心、细致、温柔之情，令他眷恋；在大学学习期间，她的聪明、用功和优秀的成绩，使他羡慕。这时，走廊上传来脚步声，他侧耳一听，是冬梅走过来了。他的心突然激烈地跳动起来：“她还没有睡，她主动上门来倾诉衷情？”他听着，脚步声从他的门前过去了。“她和我一样都睡不着觉，也在思索？也在回味？我要问她 毛背心是不是为我织的？我要向她表明，我爱她，终身相伴永不变心。”他边想着，边穿上衣服，开门向冬梅的脚步声方向——洗漱间走去，见冬梅把洗好的衣服，凉在绳子上。冬梅听到脚步声，往外一看，发现韩松也没有睡，她柔声道：“韩松，你还没有睡？”韩松很不自然地回答：“没有，都快12点了，你该休息啦。”韩松把在房间里准备的话，忘得一干二净；方才在房间里的勇气，也一下子消失了。冬梅说：“谢谢你的关怀，12点多了，都好好休息吧。”他附和着说：“好，你休息吧，别累坏了，明天晚一点起床，好好休息。”

冬梅回到自己房间，她并没有马上休息，她在收拾东西。突然她的眼睛，落在她在学校织的毛背心上，脑际闪过与韩松交往

的一幕幕的往事。直觉告诉她，韩松是在深深地爱着她，方才他那欲言又止的举动，是再清楚不过的了。而郑耀先呢，从到知青点至今，一直在追她。他的容貌胜过韩松，她也曾表示过爱他。但是原来在知青点为批斗老支书的事，郑耀先表现出一种两面派行为，她对他人品很反感。后来，耀先一再要求她给他改正错误的机会，也一直在关怀她、追她，也有改正错误的表现，但在她爱情的天平上，毛背心给谁她心中是有数的。她的纤纤素手轻轻地抚摸着毛背心，又把它包了起来。

次日8点钟，李主任把唐行长和人事组组长向他们作了介绍。大家落座后，行长对大家说：“银州市行既是市行又担当地区中心支行的任务，除管城市行外，还辖六个县支行，工作分配问题，有的要留市，有的要去县支行工作。人事组长将予以具体安排。”他交待完后，便向大家告别。

下午，人事部门分别找他们谈话，杨杰、韩松分配到市行信贷科，冬梅分配到金海县支行工作。当冬梅把自己分配的消息告诉杨杰和韩松时，韩松气愤地说：“为什么把一个女同学分到农村去？如果那里需要人，我去，也不能叫你去呀，我去找行长。”说着他就要往外走，杨杰一把拉住说：“不忙，咱们商量一下再说。”杨杰拉他坐下，冬梅说：“我们是组织培养的，还是听从组织分配吧。我从小是农村长大的，没有什么苦不能吃的。”杨杰说：“是啊，我们还是甭搞僵了。”郑耀先接着道：“杨兄，我看今晚你和魏姐说说，她在这里当了二年大夫啦，认识人多，我想叫她找个人说说。”可是冬梅坚持不要给组织找麻烦：“在什么地方都是一样工作，你们放心，我会自己照顾好自己的。”他们谈了一会，冬梅坚决服从组织分配，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韩松等人无奈，也只得同意冬梅的意见。他们哪里知道，冬梅所以被分配到基层，是因为她的档案里有“路线斗争觉悟不高，对走资派批斗不积极”的记载。

第三天清晨7点钟，韩松、杨杰、魏欣、吴芯、郑耀先都来